晉綏日報
原名：抗戰日報 | 第一三六八號
民國廿九年九月十八日創刊
地址：興縣四山

人民時代 停刊啟事

為節省人力物力，本刊決定暫行停刊，希各地讀者訂戶直向訂刊處索取剩餘訂款為盼，並希原諒。

人民時代社啟 二月十二日

後方機關要負責抬送傷病員
後勤組織起担架隊

（本報訊）為響應賀司令員「後方機關要負責抬送傷病員」的號召，後勤直屬隊在劉忠部長的領導下，已組織起担架隊，由管理股長和組織股副股長分任正副隊長，現已準備好五付担架，並已通知駐村政權，再有傷病員到達時，即通知負責轉運。（項軍）

後方機關人員 立即組織担架隊

後勤部長 劉忠

賀司令員號召我們後方機關的同志，負責抬送傷病員。我想這一號召，一方面是為了減輕群眾的抗勤負担，使群眾的一切勞動力都用於生產、增加收入走向翻身；另方面，我們自己負責抬送傷病員同志，又表現出我們對前方英勇作戰而光榮負傷的同志或因工作而積勞成疾的同志一種崇高的階級友愛，對於傷病員同志，這是個很大的安慰。

賀司令員的這一號召，在去年高幹會上就提出過，在這次生產供給會議上又再次的提出。但我們對這一號召尚未執行，在興縣大川，東來西往的傷病員，仍然是群眾沿村抬送。這是我們應當引以自責的。

現在我們應當行動起來！我提議後方各級機關應立刻準備好担架，並通知駐村政權，將沿村抬送的傷病員，移交機關負責轉運。關於各機關抬送中的聯系，我建議：由東抬至趙家川口，駐興縣城內的各機關負責送至李家灣機關，李家灣送至武讓堂，武讓堂送至蔡家崖，蔡家崖送至石崖子，石崖子送至高家村，高家村送至趙家川口（由西往東者類同）。

冬去春來，群眾正在解決了土地問題之後，準備着今年的大生產。事不宜遲，我們應立即行動起來，組織担架隊。

嵐三區佈置運糧工作
整頓抗勤組織變工運輸
公營商店牲口亦參加運輸

（嵐縣訊）三區區村幹部於二月四日會議，佈置向前綫運糧工作，決定動員全區群眾及公營商店的牲畜，於春耕前，完成全部輸送計劃。此次輸送工作共分兩次進行，各村有牲口各戶均組織變工，以便節省人力準備春耕，無牲口群眾應於担架勤務上補工，體力較差不能長途馱運的牲口，應參加碾磨公糧及近距離的運輸。驗查公糧工作由各自然村主任担任，並設法防止途中偷用公糧換取食物的現象發生。會議並決定於全區沿途各地設立招待所，準備輸送人員及牲口的吃食草料。在整個動員過程中，各幹部都應加強群眾教育，說明支援前綫，保證戰爭勝利的關係，造成群眾送糧擁軍熱潮，並嚴格糾正幹部民兵不服抗勤現象，但貧苦缺乏人力畜力的抗幹烈屬可酌量免服抗勤。全區各自然村一律成立抗勤分隊，選派專門幹部，負責整頓組織全村抗勤。會後，各區村幹部即赴各村，具體組織領導此一工作之進行。（馮建國）

興縣騾馬大會啟事

為便調劑牲畜、種子、生產工具，擴大生產，發展貿易，特別是幫助得到土地的農民徹底翻身，特在興縣城召開騾馬大會六天，自舊曆二月初一起到初六日止（即陽曆三月廿一日至廿六日），大會期間公私商號準備大批貨物廉價出售，並發動各地群眾之有計劃的回城銷售土產，並邀請邊區人民劇社及其他劇團每日出演助興，希各地民商屆時前來為荷。此告。

興縣騾馬大會籌委會

靜一區群眾民兵 運粮送草救護傷員

（靜樂訊）上月下旬，我某部反擊陽曲進犯閻軍，一區民兵群眾積極支援前綫。赤泥窊、下馬城組織臨時糧草站，群眾自動送糧草，民兵負責戍嚴。二十一日一個晚上，集中起民兵二百名，担架一百六十付，隨軍到前綫搶救傷員。上雙井村民兵呂英則火綫上搶救了兩個傷員，留仙村民兵高存貴搶救了兩個傷員和一名陣亡烈士。由於民兵群眾熱烈配合部隊作戰，當日即消滅閻軍一個營，收復水頭等四個據點。

（又訊）勝利消息傳回下馬城後，當地群眾高興極了，傷員抬來村後，大家親如兄弟，四鄉婦女潘銀娥等，都來給傷員喂飯、洗血衣。全區掀起勞軍熱潮，五個村慰勞白麵一百二十斤，豬羊肉三百五十六斤，及豆腐等。（杜段湧泉、段明、杜書林）

靜樂召開擴幹會議
其他工作擠掉群運
大部村莊未完成土地改革

（本報訊）據「靜樂小報」載，該縣縣區村擴幹會於一月二十八日召開，到會縣區村幹部及村指導員和英雄代表共三百餘人。從縣負責同志的檢查報告看，靜樂土地改革運動，自去年六月至十二月的七個月中，雖有五萬一千餘畝土地從封建地主手中轉向農民，貫徹政策上有進步，如停止了侵犯中農利益，部份幹部在走群眾路綫上有進步。但全縣六百四十八個自然村中，有一百七十八個村大體上實現了耕者有其田，而蔡白村即有一百三十一個之多，糾正侵犯中農利益中仍有缺點。為什麼大部村子仍未實現耕者有其田呢？從報告中看，首先是滿足於轟轟烈烈的搬大樹運動以及只強調發動思想和群眾路綫，對「耕者有其田」則很少強調，很少研究，某些村子如黑溝溝等雖經過搬大樹，但有問題，未全面處理。三區幹部在檢討中，指出過去認為搬了大地主鬥了富農的封建尾巴，就是實現了耕者有其田，但獻水渠的事實——公糧中復查出七戶貧農根本沒有地種，證明這種看法是完全錯了。其次是其他工作擠掉了群運，三區兩個月內，因為公糧工作只做了三個自然村的土地改革，二區亦影響了群運。同時，老區的嚴重問題未處理，如細米溝兒窰女問題，後縣擴幹會上揭發了也未處理，說明領導上存在嚴重的熟視無睹的麻痺思想和官僚主義，對群眾疾苦的關懷太不夠了。因此該報告提出：這次會議必須給麻痺滿足的官僚主義者重重地來一個打擊。

在分配土地中 必須注意土地好壞

（又訊）在三區幹部的討論中，說明在分配土地中，分清土質好壞和產量多寡，是非常重要的問題。如杜家村土質較好，每人平均兩垧地就可以維持貧農生活，三垧地就可維持中農生活。而趙家溝則每人三垧才能維持貧農生活，五垧才能維持中農生活。從產量上看，作務得好，平常年景杜家村每垧梁地能收六斗，趙家溝只能收四斗。從這個研究中，大家認為過去分配土地只從全村平均數字來看，不從每一家分得土地的好壞來看，這是非常不實際的。

不解決生產困難 得了地也不能翻身

（又訊）從二區幹部檢討的事實看，證明認為貧苦農民得到土地就算翻了身是不對的，在分了土地之後，必須很好的幫助解決困難，組織生產，否則因生活困難會把地賣了。如常家坡常三魁家，二口人，原有五垧地，前年清算得了二畝平地，去年夏季青黃不接時，因口糧沒法解決，就把地賣了糊了口。今年分配果實時，村幹部沒有檢討自己的工作，反說：「前年得到的二畝地賣了，還來給他分上一垧賴梁地，叫他再賣！」結果就分給了一垧賴梁地。這種例子其他村子也發生過。

文水縣長徐光遠 親自慰問抗屬

（新華社呂梁十三日電）文水縣長徐光遠同志親往趙開燒內抗屬。我某部警衛連戰士顧長傑的六十八歲老母哭訴所受閻頑的苦害：「二十七畝地去年被逼走了，四十九歲的大兒子被閻頑「治村」村選師改成四十五歲，編組給「常備兵」出優待糧。舊曆年亂又攤下三十六年的小米一石五、麥子二斗半、棉花一斤，出款一萬元不算，還有桌椅、板凳、柴草、麻油、燈盞，甚也要，逼的把門窗、婦女衣裳都賣了，數九天還得繳磚，上山修碉堡，樓房也變賣了，院子、家什都變賣了。」老人家特別傷心的是「兵農合一」被閻頑奪走的二十七畝土地。徐縣長再三勸慰，當批發三百斤救濟糧食，並決即釋放助他們收回……（家森）

參加八路軍為人民立功
呂梁後方某地
千餘解放戰士上前綫

（新華社呂梁十二日電）呂梁後方某地，六七兩月先後有千餘解放戰士湧上愛國自衛戰場。他們都是晉西南戰役中放下武器之蔣軍士兵，在短期內經過「吐苦水」、「挖窮根」的階級教育，每個人從深刻的了解到過去是被逼為蔣介石賣命，認識到為人民作戰才是無尚光榮，他們下定決心要參加八路軍，伸冤報仇。解放戰士張得勝是河南人，他堅決的說：「我今天參加八路軍，總有一天八路軍會到我們鄉裏，我一定要向那保長算賬。」馬丑二說：「我們的苦都是從蔣介石身上來的，我們只有參加八路軍向蔣介石算賬！」沈茂成說：「我老鄉很多，一定要叫他也過人民軍隊這邊來。」在他們出發前，記者曾親睹全體解放戰士穿戴着嶄新的補充的白布棉被被包，個個精神飽滿，臉上均呈現着堅決愉快的表情。駐地的老鄉，成羣相送，向他們話別。（左癸）

民主政府散發糧食
救濟文水受難人民
抗烈屬都得到優待

（新華社呂梁十三日電）民主政府救濟遭閻頑蹂躪之文水人民。六日至十日五天中，以一千石糧食，救濟城關已有四百八十戶獲得三百六十石糧食，城外四十餘村，亦正加緊散發中。成群的男女老幼走向舊日之閻頑倉庫領取救濟糧時，每一個受盡苦難的人，都洋溢着愉悅的神色；他們比較着今昔情景：「勾子軍來光老百姓，八路軍來救老百姓。」南關老人楊正鳳，憑手藝過活，閻頑佔領時，封鎖交通，小爐匠生意走不得，出城五里地，就被……的一畝半地也在去年秋被「一合」走了；臘月隆冬，每天被逼上龍王山修碉堡，……從炕上拉下，……不來，餓死了！」……會議決定將救濟糧除留一百石外，全部食用、變成貨幣，買農具，購買生產用具，並修好均灌溉渠道，每人計地半畝，購買……有一些地……抗屬、烈屬得到加倍優待。初以上，十二戶抗烈屬的救濟中得到文水領導抗日的革命先烈李虎臣同志家，老生活困難，此次政府特發給糧食一千五百斤、棉花三斤、被子一床、日用品等……的抗烈屬已受到光榮的無限撫慰。（宏森）

土地改革中

岢嵐水峪貫行政村地主富農非法賣地

（本報訊）在各地實行土地改革中，岢嵐水峪貫行政村，因「耕者有其田」的政策沒有爲基本羣衆所了解，地主及富農投機取巧，加之幹部們的自私，發生各階層賣買土地的混亂現象，使基本羣衆受到嚴重損害。事實：坪一個自然村，秋收後到土地改革工作開始（十二月十三日）僅不久，有兩戶地主、一戶富農共賣地五十九垧，大部爲出租地，另有四戶中農、一戶貧農共賣地四十垧。幹部不但沒阻止，並有三人自己也要地，還說合別人賣地。水峪貫、大化、後山三個自然村，更由農會評價，拿會糧買下中農土地一百七十九垧，水峪貫、後山在形式上還取得本人「同意」，大化等本人的面也沒見就由農會評價買下。隨後該村開始土地改革工作後，這些事情都沒糾正，許多幹部與積極份子又從中佔了便宜——他們一般地都沒發動羣衆，而是由幹部討論下土地來源和如何分配，就召開羣衆大會宣佈通過。好地好窯大部都被幹部積極份子分了，貧苦農民以至抗烈屬則分了些破窯爛房和狼不吃的地。因此全行政村九個自然村，大部分村莊羣衆都反映分的不公道，賣買土地的基本羣衆更爲不滿，說：「人家在明處，咱在暗處。」但地主富農却佔了便宜，他們不但非法賺了地價，而且因爲幹部包辦，羣衆沒發動起來，有的還隱瞞下土地（秦山溝、水峪貫兩自然村已發現），另外地主的自耕地一律沒動，只分配了出租地和荒地，留下的一般都是好地，如水峪貫地主袁治國家兩口人就給留下十一垧好地，羣衆反映：「還是給人家倒騰淨（圪垃）嘅！」總之土地改革政策根本沒有貫徹了。這些情況是邊區黨政軍工作團發現的（他們到時土地大都已經分配完），他們現正通過回憶運動及每一具體問題的討論與解決，教育羣衆與幹部，使之了解政策，提高階級覺悟與政治認識，徹底消滅封建剝削，糾正侵犯中農利益，從思想上組織上加强基本羣衆內部的團結。（李撒）

把幹部動員起來　神池城關羣運開展

（新華社雁門訊）神池城關土地改革中，某些幹部曾認爲城關工作難做，想鬧翻，一切依靠縣區及外來幹部，說「和尚大了法也大。」由於政治認識模糊，竟發生對工作消極懈怠現象。領導上發現該問題後，先召開幹部會議，進行檢討，大家將自己思想病根發掘後，又進行了回憶算賬。啓發式的思想教育，大家思想明確了，由依靠的工作態度一變爲積極主動了。立刻討論了實現「耕者有其田」的工作和政策，分了六個工作地區，在與羣衆的個別談話中，了解了有些羣衆因地主的揑詭，思想波動很大，有的竟連去年清算漢奸詭詐分的土地房屋也不敢要了。經幹部研究後，在黑板報上揭露了地主揑詭的陰謀，並將土地改革政策詳細說明，同時幹部又用個別談話的方式進行時事宣傳，最後追出了謠言根子，羣衆認清了地主揑詭的目的，是要將農民壓住永遠不能翻身，於是，羣衆像潮水似的起來了，在「挖窮根」「吐苦水」中，羣衆對地主與敵僞一體的壓剝重壓，極爲憤恨；經清算後，羣衆（包括手工業者、城市貧民、貧苦農民、小商人、抗烈幹屬、復員軍人）三百餘戶共獲得土地八百九十五垧，房屋一百間，大樹十株等果實。羣衆喜氣洋洋，生產情緒隨之提高，韓消老漢分到兩垧半好地，一年能打十石糧子，家中四斗麥麩也捨不得

河曲韓昌溝張村長　到貧苦羣衆家裏了解困難

（河曲訊）歸昌溝解決土地問題時，張村長到峯吳王戶家進行訪問，徵詢他們生活狀況，由於他體貼大家困難，每人都願意把心裏話告給他：大戶二說因地少沒吃的，準備跑口外；張思扣家窮也得每天下的饑，會設法還，正沒法還，他了解張牛還賬。他思扣家實在困難，就通過羣衆把他倉和貸糧全部免交了，又勸員二全把牛和他把牛數償起來，困難全部解決了。強村長受到羣衆擁護，誰也願意向他談問題，越扯越多，最後扯到富農張元在村裏滅差不支，大家務他包建剝削關係，隨即討論他的封建剝削問題，張元承認剝削壓迫農民不對，獻出了四十垧土地。當即分配給全村缺地戶，大家都做天喜地，大國二說更高興的說：「這下可不用跑口外啦，好好務養生產吧！」（劉致台）

王家山行政村幹部檢討

怕吃苦、追求表面成績　羣家梁工作一直沒搞好

（岢嵐訊）六區王家山村政村幹部，檢討工作態度、作風，因怕吃苦、追求表面成績，空白村羣衆的工作一直沒有做好。該村十四戶人家生活困難、疾病流行，羣衆憂心思生產。區村幹部常不去工作，後來區村幹部會議決定加强該村工作，村幹部趙占鰲、張玉山二同志去該村，叫羣衆追窮根找富根，羣衆秋忙和窯存旺虎說：「窮是個命，隔分，天年不好。」幹部不去耐心的啓發羣衆覺悟，光追問，結果追的不敢說話啦。當時羣衆的迫切要求是解決吃飯穿衣困難，但幹部不去深入了解羣衆的要求，反說：「什麼村幹部，羣衆不和咱們近，開會不說話，連飯都吃不上，羣衆家裏很髒。」以後就再不去該村工作了。此次會議趙占鰲同志說：「不如沙坡開會熱鬧，我給他們說問題，他們都死氣沉沉，不願聽的樣子，我就不說了，都窩下到沙坡說呀！後來我從沙坡到窯放一下，路經村，我在窯窪上歇了一下，也不是連村就走了。現在說起來，如果這村工作，和沙坡一樣下功夫，也能鬧好。」張玉山同志也檢討說：「我不去還有個思想，是怕羣衆提出些問題解決不了。」總之還是咱們不下辛苦。」大家研究出還是怕吃苦、怕困難、追求表面成績、靜功的思想阻礙着和爲羣衆服務的精神差的很遠。研究清楚後，大家下決心，今年一定要把羣家梁、石家梁等四個空白村的工作搞好，村長、中農會秘書、書記一人做好一個村，區上並派强的幹部去該四村幫助工作，把空白村羣衆發動起來。（劉林、樊秀峰）

嵐縣王家山

民主選舉農民代表　檢討生產準備春耕

（嵐縣訊）王家山行政村，過去幹部沒認清選舉勞英對推動生產的意義，前年選英雄沒走羣衆路線，幹部暗下議合適就提誰，羣衆看幹部的面貌和口聲，跟上投票，因此沒選出羣衆所愛戴的人。如秦南溝楊同保當選英雄以後，自高自大，沒進行教育，就强迫羣衆組織起兩個變工組，發生問題也不即時解決；他段小、牛鐵多，呂狗林共打壞九個子，壞了三把犁，耕種由楊同保一個人決定，不管時下種，坡夜麥，羣衆反映變工隊是「誤工隊」，全村壞了十幾垧。失敗的經驗，今年選舉以前，先檢討生產，發揚民主，讓羣衆提意見、比條件，進行選舉農民代表的候選人。投票時各人按自己的心意主張投票。檢討生產中，羣衆提出春耕中現全行政村已增加九條牛、十八頭牛，租牛、合夥買牛，準備春耕的幾將，同時羣衆對幹部作風也提了意見，村長王有爲新近地主買壞地，農會幹事王蘭年買了壞地買好地，經過幹部檢討糾正後，密切了羣衆關係，幹部思想也得到提高。（劉建）

天下沒有不剝削農民的地主，實行耕者有其田，就是土地歸老家。

——岢嵐擴幹會上明確了幹部階級觀點——

（岢嵐訊）此間擴幹會，檢討去冬土地改革工作。由於不少區村幹部缺乏明確的階級觀點，沒認識到地主剝削，是統治農民的罪惡制度，他們對實現「耕者有其田」的思想是很麻糊的，如有的認爲一、對地主吃租取息是「將本求利」，減少一些是合理的，但把土地歸還農民，認爲：「良心」上過不去；二、對惡霸地主才認爲是剝削壓迫人民的，對一般的地主，則不這樣認識；三、對直接壓迫過自己的本地地主才仇恨，因此發動農民時，只發動與某地主有關係的。針對上述問題，領導上農一區同志報告了代表縣的工作，這是一個從農民的切身痛苦，追溯土地來源屬於誰，並引導到認識地主階級剝削農民的罪惡的典型例子，同時討論：「有沒有不剝削農民的地主？有沒有不受剝削的農民？土地究竟是誰的？」大家才把問題鬧明確。村幹部張不全與郭文秀說：「咱過去認爲地主收租，是將本求利，是正當的；對地主無條件地歸還農民土地關不慣。去年在五寨學習時，才清楚地主的『本』，就是從勞動人民剝削來的，土地歸農民是正當合理。」四區區幹部郭辛酉去年在井兒上發動羣衆時，大家只痛恨惡霸李三臣，對剝削手段高明、表面和善的地主，羣衆認爲不怎麼剝削人，他自己也認爲是這麼，這次才明白「一般地主，穿吃都是農民勞動下的，怎麼沒剝削人呢？」又如四縣橋是河曲人，他說：「過去我在小潤村鬥爭過兩戶地主，就認爲得罪下了，成了仇，如果變了天咱就回河曲去，河曲地主我沒得罪。」誰知去年河西頭朱五美渡河來，去年河曲城關逃亡的頑固地主周鳴樹，引着羣衆四十多人，得罪村男女羣衆，「得罪」過他的時候，我才知道「天下老鴉一般黑」，沒有地主不剝削農民的，經過這樣的檢討，幹部才瞭解到地主的剝削使農民永遠不能翻身。實行「耕者有其田」，是農民收回自己失去的土地，並不是要地主的土地而是（宏流、白日修、李志義）

帶來全邊區人民的關懷

吳滿有會見王陳二將軍

（新華社呂梁十二日電）本社特派記者臨延安各界慰問團報導：記者隨呂梁前綫指揮部會見了名震南北的王震將軍，當他和勞動英雄吳滿有熱烈擁抱時，這種熾熱的人民與人民解放軍之間密切團結的感情，使我異常感動。這兩位在南泥灣生產戰綫上，曾經並肩作戰的朋友，今天又重逢於勝利的自衛戰場上。王震將軍看到吳滿有仍帶着民國三十年延安勞動英雄大會上他送給他的那頂毡帽時，不禁回憶起當年南泥灣生產的盛景，他指着吳滿有的粗壯，好說：「你還是那樣健壯，我們大家都很想你。」吳滿有以親切的口吻說：「我不僅帶着你給我的毡帽，而且我把邊區人民幾年來對於你們的關懷都帶來了。」當這兩位老友正擧杯共飲時，陳賡將軍來了，他不會飲酒，吳滿有說：「我代表我們英雄乾一杯，」陳賡將軍說：「戰鬥英雄是以勞動英雄做基礎的，沒有小米，就不能打勝仗，你應該多喝一杯，」吳滿有笑說的說：「沒有八路軍，老百姓生產都不可能，還當什麼勞動英雄啦！」這時周希漢旅長特以勝利品英式槍贈給吳滿有，給他見了保衛邊區用。吳滿有接過來反覆的撫摸着槍身說：「這個槍在中國農民身上就有辦法了，這還是美國給咱送的嗎。」這時窗外無數人的說話聲打斷了吳滿有的談話，原來是看勞動英雄的，吳滿有立即走出與大家握手談笑：「你們幫助呂梁老百姓翻身，太辛苦了，我要去看望你們，」很多人要吳滿有簽名，大家你拉着手，他擁着肩，直到缺月銜山星光似水時，才戀戀不捨地離去。走出後，我問一個戰士有何感想，他順口而答：「能到吳滿有來慰問，真是光榮」。

簡訊

爲了協助地方工作和收集實際的教育材料，軍政幹部學校及晉中二部特派卅一個幹部參加嵐縣縣政府組織之下鄉工作團，下鄉工作。已於一月廿六日集中學習文件，決定廿九日出發。（培文）

對紡訓班作風的一點意見

張友

實校女同學年前在嵐縣二區劉順會做紡織貸花工作，聽到羣衆對城內紡訓班有這樣一個批評：「受了幾天訓，回來就不一樣了，剪了頭髮，放了腳，張口有問題，閉口沒搞通，咱們解不下，誰能和人家搭上腔」。我覺得這個批評很重要，說出一些新區紡訓班失敗的一個原因。

剪髮放腳並不是壞事，尤其是放腳，對於織布很有關係，但是在羣衆覺悟沒有提高以前，在羣衆習慣沒有改變以前，先把個別受訓婦女，打扮成「女八路」的樣子，羣衆是看不慣的。因爲「人家是女兵」是「公家人」，「不能和咱老百姓比」。聽說嵐縣有些紡訓班，「說服動員」受訓婦女剪髮放脚，有些不願意，便是哭着剪放了的，其實在沒有必要，而且是有害的。試想一想，爲剪髮放脚，使羣衆感到受了幾天訓，回來就不一樣了」，「誰能和人家搭上腔」，因而妨礙了紡織的開展，那個事小，那個事大！說到道官腔，更不好。民兵爲這官腔，惹得羣衆死討厭，何況受訓婦女，頂多不過學三幾個月，新名詞半通不通，人家能不討厭嗎？我們原來在家裏說的老百姓話，本來就是最好的話，最生動最豐富的話，也說不完，用也用不了，何必去學幾句「官腔」，在羣衆中間鬧得特別呢？

當然，我們不是責備那些「受訓婦女」，她們愛時髦，追求我們女同志的打扮，要剪髮放腳，乃是一種上進的心理，如果羣衆習慣都改變成這樣，也並不錯，問題在領導上的作風不對頭，先不管紡織學會不會，就急於在形式上的改變，這是脫離羣衆的。

這一個問題存在解放的山村，更其重要，希望大家注意。

滬人民團體呼籲 為抵制美貨繼續奮鬥

抗議吳國楨之誣蔑與蔣方橫暴

（新華社延安十三日電）據各方消息：九日上午滬市各百貨業職工於南京路勞工銀行大樓召開愛用國貨抵美貨大會，備遭特務破壞，此一血案發生後，蔣介石警察當時不分皂白，反將與會和被毆群衆多人一併逮捕。蔣方滬市長吳國楨並為此事招待記者，妄誣上海工商業及勞工界為挽救民族生存而發起之「愛用國貨運動」，為「陰謀份子」的「反美宣傳」，並謂工商勞工界對此案應負「法律」責任。據塔斯社十一日電引文匯報消息：上海學生聯合會、婦女聯誼會、民主建國會及愛用國貨抵制美貨籌委會，已對此提出嚴重抗議，對吳國楨之誣蔑與當局不法措施，深表悲憤。該委員會等呼籲全體人民，為抵制美貨提倡國貨繼續奮鬥！

郭沫若氏說：勞工大樓國特暴行 對蔣方「民主」乃最大諷刺

（新華社延安十三日電）據天津大公益世兩報上海專電，報導九日滬市國民黨特務搗亂愛國集會大暴行經過如下：滬市「愛用國貨抵制美貨籌備委員會」，係由百貨業職工共同發起組成。該日晨，假南京路勞工銀行大樓三樓三區百貨職業公會分會會址，召開成立大會，到百貨業職工及廠商代表四五百人。會場中，混有身着短衣之特殊人物，彼等並有一部麕集大門前及馬路上。會甫開始，口哨四起，會場上又有一穿黃軍衣執手槍者發令打槍，預伏之短衣打手應聲而出，一時桌椅四飛，全場大亂，逃出者亦遭馬路預伏打手痛毆。暴徒並將群衆從一條馬路推至另條馬路毆打，已知被毆傷者共二十五人，梁仁達因頭被擊碎，當死於醫院中。與會之郭沫若、鄧初民氏，由職工死命保護出場。馬寅初、馬敘倫因尚未到會，均未受傷。當日，滬文化界人士及人民團體立即召開緊急會議，決定先派沈鈞儒、田漢、馬寅初、胡子嬰四人為慰問專使，分別往警局及仁濟醫院慰問受傷者，並起草抗議書，討論抗議辦法。郭沫若、章乃器、施復亮均發表談話，認為此為較場口之翻版，郭沫若並稱這次暴行，「正是對所謂民主憲法最大的諷刺」。郭氏並憤慨一時：「去年二月十日較場口，今年今日勞工大樓，『和平民主』又出一次醜。我虔誠慰問受傷者，你們是光榮的愛國者，永垂不朽！我們一定要把美軍、美貨、美帝國主義趕走，還要趕走美帝國主義的走狗，不然中國沒有救！」

晉察冀各綫地方武裝 游擊戰殲敵六百餘

（新華社晉察冀十三日電）自一月十八日至本月七日之二十一天內，晉察冀各綫人民地方武裝在游擊戰中，共消滅蔣偽軍六百餘名，攻克察南涿鹿縣之大傀子、鋼拉與等據點，並一度突入北寧路上之匯合車站。其較大戰鬥有：（一）本月二日，冀中地方武裝一度攻克涿縣城區之大趙辛莊花樹圍之大營子、鋼拉與，復於七日迫退沃鹽縣屬仙臺寨之蔣軍據點，斃傷蔣十六軍獨立團八十餘人，生俘該團第三營營長趙毅三以下一百餘人，並拆毀敵碉堡十餘座。（二）熱東八路軍某部，於上月二十五日向綏中西北之蔣軍據點黃家屯、邱邦賢南地反擊，斃傷偽于大川部一營六十人。（三）平綏鐵路沿綫八路軍地方兵團，於本月七日攻克新保安附近蔣軍據點雙樹子，殲敵二十餘名。（四）冀晉民兵自上月二十日至本月一日向逃犯解放區之蔣記「還鄉團」作戰一十三次，共斃俘敵一百餘名。

消息報觀察家評稱：蔣記「國民大會」劃清了民主與反動

（新華社延安十三日電）塔斯社莫斯科十一日訊：消息報觀察家梁利米也夫評論中國「國民大會」稱：中國民主人士認為召開國大及頒佈憲法，是國民黨的另一手法，其目的在於分裂國內的民主陣營及在外交上達到某些目的，首先是保證它在國內戰中繼續得到美國的支持。紐約時報甚至感動到報紙在大肆讚揚中國憲法。紐約時報這樣的程度，說它是「新世界的曙光照耀亞洲的象徵」。實則，召開國大與頒佈憲法，根本談不上解決了中國的重大政治問題，而是加劇了國內的政治形勢。如今民主份子不能不了解到，擺在他們面前的，是反對有美國作後台的正把國家倒退到半殖民地被壓迫地位的反動派。國民大會無疑是有助於澄清形勢，它在民主與反動之間劃了一道鴻溝，而真正的民主份子，則準備好為中國的民主而繼續鬥爭下去。

蔣機轟炸來魯救濟船 董必武同志提出抗議

（新華社延安十三日電）據合衆社上海十日電：中國解放區救濟總會主席董必武十日向聯總中國分署抗議國民黨飛機轟炸載運救濟物資至解放區口岸石臼所船隻之暴行。董氏稱：轟炸係發生於本月六日，轟炸發生後，聯總便托詞不安全，停運救濟物資前往石臼所或烟台。董氏譴責國民黨此舉為蓄意封鎖解放區之兩救濟口岸，以此迫害山東解放區急待救濟之難民。

徐州東南淮北游擊隊 乘蔣軍北犯全面出擊

（新華社魯南前綫十三日電）堅持徐州東南淮北地區蔣軍後方之新四軍游擊隊，乘蔣軍北犯魯南之際，展開全面出擊，自上月十八至三十日之十三天內，斃俘蔣軍及「還鄉團」等五百餘人，收復重鎮多處。十一月十八、十九兩日，摧毀邳（縣）睢（寧）縣屬張集等蔣軍據點六處，生俘蔣記鄉長以下六十九人。二十一日，收復泗（縣）宿（遷）縣之歸仁集、金鎖鎮、會溝、子界及泗陽之魏營、劉圩集、頭集等重鎮，同時，並攻入安徽東部泗縣之蔡圍等據點，俘蔣軍百餘人。二十三日，於泗陽縣金鎖鎮之朱湖，殲蔣記保安隊及「還鄉團」一四十餘名。二十六日，復攻泗縣之曹圩蔣軍據點，殲「還鄉團」一十餘名。三十日，收復泗縣靈璧及睢寧邊境之后圩子。廿五至三十日間，並在朱湖等處先後擊潰蔣記安徽保安團及還鄉良誠各一部，共殲其二百餘人。

侵佔萊蕪敵遭我困襲恐慌異常

（新華社魯中十三日電）侵佔萊蕪之蔣軍，遭當地民兵游擊隊困襲，恐慌異常。民兵毀設之地雷網，直逼仲興萊蕪據點附近，嚇得蔣軍每行一步，必驅牲畜或强迫群衆出路前導。自三日迄今，游擊隊擊斃萊蕪城東北十里之良坡，博山南之夏庄等戰鬥中，共斃傷蔣軍四百餘，各鄉長建二百餘里之博（山）萊（蕪）及章（邱）萊（蕪）兩條蔣軍給綫，已遭破壞，蔣軍給養困難萬分。

吉林解放區 六十萬農民得地

（新華社東北十三日電）吉林解放區已有六十萬農民，平均每人得地五畝以上。全區土地改革始於去年七月至十一月，在大部地區初步告一段落。在五個月內，延吉、和龍、琿春、敦化、蛟河五縣六百零五鄉中，已有三百六十五鄉完成分地工作，額穆、汪清、和龍每人得地最高數為七畝，汪清、和龍最低數為五畝半。群衆得地後，情緒熱烈，有二十八萬人湧入農會、婦女會等群衆團體，並成立了自衛武裝。汪清、延吉、額穆群衆從漢奸惡霸手中，收繳長短槍一千餘支，邊沿區永（吉）北窪地人民高喊着：「不保田，上對不起祖先，下對不起子孫。」

魯南路西與南陽湖間地區 群衆堅持對敵鬥爭中 武裝保衛土地回家

（新華社山東十日電）魯南津浦路西與南陽湖之間的廣大平原地區，在緊持與蔣偽軍鬥爭中，初步完成土地改革，農漁民共獲得土地十六萬八千餘畝，房屋三千八百間。去年十二月以來，該地成立湖上中隊，武裝保衛群衆土地回家，晝夜活躍湖上，展開地雷水雷封鎖包圍，捕捉匪特，會擊潰「還鄉團」王洪圖部。該縣群衆獲得土地後，到處進行武裝自防，民兵、群衆組織則發展三倍，較前發展一倍，群衆以上。

擁護解放區土地改革 濟南各階層人士

（新華社山東十三日電）據濟南來人談：山東解放區轟轟烈烈的土地改革，已引起濟南各階層人士的良好反響與擁護。市內廣大工人、苦力、貧民、商販等，對其家屬在解放區分得土地，生活日趨富裕，莫不欣喜異常。他們都說：「他們在城市裏住了多年，沒掙下一畝地，有吃有穿，家裏靠共產黨的福，今後不能混，就回家種地。」一聽信特務謠言逃亡市內的地主，由於解放區在土地改革中都給他們留有足夠維持生活的土地，更兼蔣佔城市苛雜繁重，無法生活，相率逃回解放區。

唱出翻身後的快樂 苗得雨的詩歌流傳民間 深得廣大農民的喜愛

（新華社山東十三日電）魯南沂南縣苗家莊孩子詩人苗得雨的詩歌，流傳民間，深得廣大農民的喜愛。去年反奸訴苦運動中，苗家莊當過漢奸的那些惡霸低下頭來，才十三歲的苗得雨高興地寫了一首短歌：「（一）大漢奸，眞可惡，霸人地，佔人房，强迫良女作二房，今天咱們要算賬，看他還換黏不換黏。（二）有咱毛主席，一手撐住天，有苦就訴苦，有冤就訴冤，今天不說話，過後別嫌晚。」苗得雨的詩歌隨着報紙的散佈，傳到惡霸的耳朵裏，他們大都羞得脖子通紅的說：「這一首詩眞厲害呵！」他又做歌些祝他姑家的翻身：「喜鵲喜鵲叫喳喳，今天我去走姑家，姑姑家裏變了樣，添了毛驢「黃犬媽」（即黃牛），以前姑家受人欺，如今姑家抬頭啦，三畝土地回家來，為了地的保護它，自己的地多下力，日子過的實在「自」（即高興之意），俺表哥娶了親，又俊又能全家喜，外親來道賀，進門把牙「呲」（喜笑之意），恭喜恭喜增財又增喜。」土地革完成後，苗得雨剛十四歲，他寫了一個翻身大鼓來慶祝，裏面有一段是：「現如今土地回到老家，打下那五穀雜糧全歸咱，天翻地覆世道變，如今後，我全家有吃穿，分了地來扎下根，把苦水吐出來換上甜，千萬別忘了救命的共產黨。蔣介石在那裏心不甘，咱們要保住飯碗保住地，快快長大起來把軍參。」

蔣軍一個排 輪姦前蔣軍師長家屬

（新華社華中十三日電）蔣軍六十五師官兵一個排輪姦蔣軍前曾德勳部三十三師師長孫福文之家屬族人，其中有孫之五十歲的八嬸母，十八歲的叔伯妹妹，孫福文親弟之妻及堂兄弟媳等五人，其還房親屬被姦者亦有多人。孫師長家住漣水城北四五里鹽河西岸的孫新莊，一月八日，蔣軍過境時，其家人以為「自家人」，故未逃避，蔣軍闖入其住宅時，全家人即拿出亡人牌作為「自家人」的證據，因牌子奉祀人中有孫師長的名字，蔣軍說：「自家人更好，你家人在外也是這樣的」。遂在一院子內强行集體輪姦。事後，孫師長的二弟媳痛哭流涕。他堂弟媳輪姦之婁被汚辱後，因羞惱過度，已成痴迷，他不吃不睡，日夜驚呼「救命！救命！」當地民主政府聞訊後，即派員前往慰問。

棗莊復活了

牛芳

棗莊——這個被蔣軍蹂躪了三個半月的城市，現在又復活了。在勞工宿舍裏，在中興公司的辦公室內，在有陽光的廣場上，到處都有群衆的集會，因為他們現在又可以自由說話了。

慣裏，恢復工作進行的速度是令人吃驚的，三天工夫，幾百個蔣軍碉堡已全部拆光，並且將那上千百蔣軍屍體埋葬了。這些事情一過去，工作的中心就是使煙筒冒起烟來，工人們按着老習慣在梯子上簽了到，爭先爬上鍋架，察看水箱的漏洞和凍裂的水管，假如把這些修理好，鍋爐裏一燃起火，兩千基羅瓦特的電機就可轉起來了。管毛病很多，工人們卻愉快極大熱情想法修好。一個修理匠說：「一定要修好，管子修不成，我們就用水桶把水送到市內。」西沙河上看泉的老工人也保證：「一有電來，每分鐘準有三四桶流滿。」在四家蘇家園的工人們，正熱烈的談論着恢復小井，這個小井一開，首先會有幾千人得到工作。職員們則在商量着如何聯合合作社，即使機器開不轉，大家生活仍舊有保證。十幾天來，曾被蔣軍侵為禁地的棗莊的市眷，恢復得更快的是洋貨內外和兩馬道四百多家攤販，出了布疋肉類和日用百貨，二里路長的市街上，行人往來如織。自從工商局的大量投出生油食鹽以後，物價迅速下跌，蔣軍在時曾使生油每斤漲到三千元，現在一斤祇需北幣一百元了。（山東通訊）

有了「刮金板」努力生產把身翻

（訪張歡年老漢談生產）

張維業

我老漢活了六十六，沒見過新政權這樣好的事，幫助農民把身翻，給你分來「刮金板」（指土地）。

上面這幾句板話，是縣偏關城外二里地莊窩村張歡年老漢分得土地以後，自編自唱而流行到全村的。

正月十六日吃罷早飯，我專門跑去訪問這位老勞動英雄，想了解一下他今年的生產情形。進了村子，向着一個向陽的窄長的小院落走去，這就是張歡年老漢的房院。進了院子，我看見兩個中年農民彎着腰一鍬一鍬地往糞筐裏揚糞，跟前站着三頭灰色小毛驢。

走進窯裏，看見一個十三四歲的小女孩在炕邊紡綫，紡車旁邊，又有一個十來歲的小女孩搓着雪白的棉花捲。張老漢正在炕上抽旱煙，見我來了，就讓坐，我問了一句：「老漢今年好吧！」老漢滿臉笑容說：「好！好！今年好！農人活地，娃娃活娘，土地回了老家，還有再比這好的嗎？」接着老漢又把他自編自唱的板話：「我老漢活了六十六，……給你分來刮金板。」給我唸了一遍。老漢高興的太了。我問他：「院子裏是誰家的牲口送糞了？」

他說：「咱們自己的嘛！兩個小子因爲今年分到土地，勞動更有心勁，一過初五就忙着送糞啦！」

我們很自然的談着，老漢把話題轉到對舊社會的回憶，他說：「我是六十六歲的老莊稼漢了，在舊社會裏，我只有六垧山梁地，過了五十年的佃農生活，每年租着地主家五十來垧地，一年得出六七石租子，合起來我繳了足有三百多石細米。有一年地主看見我把地務治好了，就要奪地加租，不加租就要奪地，我只好加租，一年辛苦得來的，統統又都給了地主。自從新政權成立以來，我在減租中慢慢有了吃喝，現在我連分到的土地，共有四十多垧了。地是「刮金板」，過去自己勞動下的，都叫地主刮去了，今天我自己地自己種，三人同心，黃土變金，得到這塊「刮金板」，越發叫人有心勁了。」

我說：「老漢今年六十大幾的人了，勞動不行了吧！」

他似乎感到我的話對他是一種輕視，突然張大嗓子說：「別看我一年比一年老了，可是一年比一年心勁大了，我今年除了幫助兒子們動彈外，老倆口還要種一畝西瓜，換他幾石莞豆哩。」說完他大笑起來了，我也轉了話頭，問他家裏的生產情形，他說：「我家兩個女娃娃，今年都要紡綫，大孫女準備紡訓，還學會織布。」說着老漢就拉我走到櫃子旁邊，揭開櫃子，叫我看他的雪白的棉花。他說：「我們今年要做到全家穿衣都靠自己紡綫織布解決哩。」又說：「張同志！這些都是咱毛主席的好主意，他叫咱們翻身發財，咱得到「刮金板」，自已就要努力生產啦。」

談話時間很長了，我怕悞了老漢的生產，告別出來。

太陽照窗台

（涼城民間故事）

李春榮

舊社會把人害，男婚女嫁做買賣，兒不知，女不曉，父母一手包辦了。

夫妻過門不投情，彆彆扭扭過光景。

公公婆婆天天罵，小姑小叔白眼瞪；做媳婦的像牛馬，死也不敢哼一聲。

涼城七區廠漢營，如今還有這事情。村裏有個賈巳香，他的老婆像母狼；

花錢娶的新媳婦，性情溫和像綿羊。針綫又好又漂亮，旁人稱讚好婆娘。

今年五月間，公婆又把態度變；祇因媳婦出天花，臉上起了許多麻，婆婆看見不耐煩，公公也是常埋怨。

西家說來東家道：媳婦長的醜死了，盤算想把媳婦賣，舊的去了新的來；三天吵嘴五天鬧，醜媳婦天天受虐待。

媳婦每天要起早，早上一飯做熟了，公公吃了飯，指桑罵槐嘮叨叨。

婆婆發了瘋，咬牙切齒罷無情；媳婦有苦說不出，眼淚汪汪把鍋刷。

婆婆越思越心狠，想到毒計昧良心；自己拿起切菜刀，額上劃了幾個血道道。

高聲喊叫往外跑，媳婦打死婆婆了；哭着跑到村公所，誣告媳婦打公婆。

幸虧人民新政權，處理問題不片面；仔細審問仔細斷，詳情問了好幾遍。

一次兩次不明白，三次四次接着來；原來還是婆婆壞，設計想把媳婦賣。

羣衆紛紛提意見，村公所裏都判斷；罰了賀家石二糧，還有農幣幾萬元，罰款交給媳婦手，今後的婚姻讓她自由。

太陽照窗台，誤生爹爹趕着毛驢來；馱上糧，帶上錢，從此親戚兩丟開。

女人離了廠漢營，婆姨娃娃送出村，這個說你可離了大火炕；那個說新政權斷事眞公正。

媳婦他爹想得謝：「女兒得到了眞自由；婦女做人有保障，新政府斷事十六兩。」

吆喝毛驢走慌忙，驢蹄踢的塵土揚，女兒好像出籠的鳥，一直飛過西山梁。

悼李長有李九雲二同志

金一

綏南部的戰鬥英雄、八連連長李長有同志，在解放涼縣的戰鬥中光榮犧牲了！

常李長有同志領導着八連在晉中平川時，就爲人民解放事業建樹了不少功勳。北莊戰鬥中，他指揮八連，擊退了十數倍於我的敵人；欒村戰鬥中擊退敵人的坦克進攻；解放離城的戰鬥中，他第八次負傷；南垣屏殲滅戰中，他們以一個連的兵力殲滅了敵人一個連；在解放孝義兌九峪的戰鬥中，由於他英勇機智的指揮，以輕傷一人的代價，攻克了兩個大碉堡。在汾六區保衛羣衆秋收中，他同樣給屢次出擾的敵人以嚴重的打擊，使羣衆勝利的完成了秋收。

在解放縣城的戰鬥中，李長有同志指揮八連担任第一突擊隊的光榮而艱巨的任務，親自率領突擊隊，在爆炸和重火力的掩護下，奮不顧身地爬上城頭，而當任務勝利的完成後，戰鬥將結束時，我們的英雄——李長有同志却不幸在爆炸聲中光榮的倒下了！

七連副政指李九雲同志是在八路軍裏長大的，今年才二十一歲，從戰士，班長，排長到副政指，他把人民軍隊看做是他的家，去春在東莊殲滅戰中，李九雲同志担任着排長，他領導全排同志首先突入村莊，控制了一所院落，當連長張德成同志負了重傷後，指揮全連的光榮任務，李九雲就担負起來，勝利的完成殲滅敵人的任務。

三月間，李九雲同志被閻錫山的特務以暗槍打傷左腿，之後，他對於敵人的憤恨，對於人民解放事業，更百倍地奮發起來，在屢次的戰爭中，他都完成了任務，建立了不少的功績。

而在解放中陽，攻克張玉山碉堡的戰鬥中，李九雲同志也光榮的犧牲了。

李長有、李九雲都是年青的優秀的共產黨員，他們爲人民解放事業光榮地犧牲了，當綏西部的全體指戰員聽到這消息時，初時熱淚盈眶，繼則悲憤填胸，他們誓以更多的消滅敵人，給李長有、李九雲同志報仇！

編者短簡

寫農民的生產情緒

邊區普遍實行土地改革以後的第一個春天，已經到來，現在寫作上我們要注意反映翻身農民的生產情緒。這是我們繼「寫作上的回憶運動」、「一年回顧」等等寫作之後的一件重大任務。我們要把眞正激底解決了土地問題以後農民熱烈的生產情緒寫出來，並對比以前農民沒有得到土地時的悲苦和對生產的冷淡；但最重要的，是要注意某些地區在解決土地問題中、運動中、以及過去節約生產中，由於政策上的某些偏差，因而影響到農民生產情緒的波動，以及糾正之後，農民的生產情緒由低落到高漲，由懷疑顧慮到打破疑慮，積極起來熱情進入生產的過程。這樣的材料將由我們的工作深入檢查和大力改進中間大量湧現，希望同志們注意吸取，寫稿子寄來。

憶受難的蔣家士兵

程遠

連長老宋告訴了我一個戰鬥的故事——咱們的一個戰士，拚着六個蔣軍士兵，當刺刀捅向他們刺戳時，六個士兵都「撲通」一聲地跪下了。六雙深陷的眼睛向着他哀求。那是六個枯瘦而被剝奪了靈魂的犧牲者。——他指手畫脚地講着，臉漲得通紅，額上凸暴着幾顆汗珠，顯然地他是興奮極了。

這一個生動的故事，使我回想起一連串的悲慘景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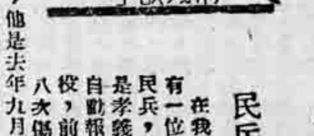
那是四四年的一個秋天，日本鬼子正從湖南打向桂林，國民黨的軍隊望風而逃，我與桂林的市民一樣的惶亂，預備逃向貴陽。北站的月台，擁擠了流離失所的難民，沿鐵路兩旁都堆着雜物和人糞，因爲車少人多，天氣又熱，車站上流行着瘟疫，到處都發現屍首，到處都有哭聲。

在車子開向貴州時，我在車廂裏發見了一個高大的[illegible]蔣家士兵手裏拿着小型的照像機在向一個個在地上的人照相，我好奇地走過去，原來被攝影的正是一個中央軍，他捧着一只碗在地上發楞，面孔上，一點血色也沒有，蒼白得像個快要死的人，兩眼深陷無光，額骨高高地像要突出了皮，脚趾露在破爛的軍鞋外面，身上披着一件滿是血跡的軍衣，從他身上發出了難聞的臭味。一個學生裝的青年，氣憤憤地衝過來，瞪着眼用英文向美國人說了一句：「該完了吧?!」美國人不理睬地瞟了一下嘴，傲慢地走開了。

在湘桂路的蘇橋站上，我曾看到一個國民黨的瘦弱的兵，用刺刀威逼着一個女人的錢包，但是可憐他連一個女人的勁兒都沒有，刺刀反被女人拿走了。羣衆都嚷着要捉拿害兵，但是女人却被憐憫的心所驅，從錢包裏遞給了他一把鈔票，他若無所知地擺着，不言不語，慢慢向前面凝視，慢慢的移動着脚步走去。……

四五年三月，在重慶的一個晚會上，我發現余所畫的一幅彩色畫，標題是「窮兵」。上面繪着一個像乞丐似的兵，柱着槍在俯瞰地面，口裏唾着唾涎，地面上躺着一隻破碗，流着幾顆碎骨。這眞是一針見血的諷刺，却也是事實的寫照。

抗戰勝利以後，先前這些受苦受難的蔣家士兵，又被蔣介石驅迫來打內戰，他們的災難更重了，但是覺悟也飛快增長起來，在我們隊伍裏成千成萬的解放戰士中，我看到了他們的新生。



民兵趙谷貫

在我們的担架隊裏，有一位二十二歲的青年民兵，名叫趙谷貫。他是孝義二區白家莊人，他自動報名參加的汾孝戰役，前後在火綫上担過八次傷兵。

據他說，他是去年九月參加的民兵，和敵人接過十二次火。曾經奪手榴彈獲過三次槍，得到羣衆的擁護。去年十月在魚蹄打擊二十來個村敵人，趙谷貫腿上負了傷，但當隊長問「誰敢去炸敵人」的時候，他就在腋下夾着兩個地雷，爬到敵人窰頂，向着正在院裏集合的敵人投去，炸得敵人死的死、逃的逃，給他丟下了一枝槍和一箱子彈。去年七月在大會，有三個敵人被他們包圍了，隊長叫他上去，敵人不斷吧吧的打槍，他冒險衝到敵人的門裏，猛地從敵人手裏抓過一顆手榴彈，打進屋裏，炸死四個敵人，繳了一枝手槍，和一枝「三八」式。去年臘月在背饗山，遇到一個敵人出來「徵糧」，他在腰裏塞一塊土，裝作帶槍的樣子，問敵人「幹什麼的！」敵人答是「搶造麥隊的」。正要拉槍的一時候，他急忙撲開敵人的刺刀，大叫道：「你一退快把槍放下，運一下我就牽槍打死你。」一聽得敵人扔下槍就跑。

趙谷貫是個貧苦的農民，當我問他「爲什麼參加民兵」時，他說：「保衛自己，不受勾子的遭害。」（蔡朗）